

## 第一章 長公主的桃花宴

夏萋萋回到京都才三天，就接到了長公主的請帖。

請帖外封是深桃紅色浣花箋紙，細細金筆勾勒著桃花，富貴又不失雅致，裡面的簪花小楷工工整整，一筆一劃都透著嚴謹板正。

「哇——這就是長公主府的請帖嗎？」紅玉雙眼放光，看著那請帖的樣子就像是看見了金光閃閃的元寶，她悄悄嚥了下口水，「聽說長公主這次辦桃花宴，京都的小姐們都想參加，為了一張請帖各顯神通，有的託父兄幫忙找關係，有的就花銀子買，聽人說，這麼一張請帖，外面能賣到一千兩呢！」

夏萋萋無奈地看了她一眼，「妳才到京都三天就成百事通了？」

「那可不！」紅玉很有些驕傲，「奴婢跟著您去了侯府一趟，就跟那邊的人混熟了，京都大大小小的事情奴婢知道了不少呢！她們說長公主府的請帖向來很搶手，這次尤其厲害，有人還為了一張請帖大打出手呢！」

請帖是四折帖，夏萋萋翻開深桃紅的外封，素白的指尖點了點那簪花小楷，問：「紅玉，妳可認識這三個字？」

紅玉探頭一看，笑了起來，「小姐您又在取笑奴婢，奴婢識字是沒您多，可這三個字是怎麼都忘不了的，這是您的名字嘛！」

「對，是我的名字。」夏萋萋又問：「這請帖上既寫了我的名字，那別人還能用一千兩買去嗎？買了能進長公主府參加桃花宴嗎？」

「呃……」紅玉顯然沒想到這一層，盯著那請帖看了許久，眼神中竟漸漸流露出失望。

畢竟是在自己身邊跟了三年，夏萋萋也不忍心看她受打擊，輕聲道：「侯府那邊的丫鬟們也是以訛傳訛，並不一定就是戲耍妳。」

紅玉肉痛無比，「所以這請帖不能換銀子？不能換一千兩？」

「……不能，一兩也換不來。」

紅玉的表情天崩地裂，彷彿到手的金山銀山又飛走了。

不過她向來看得開，難過了沒幾息就拋在腦後，接過夏萋萋的帖子妥當地收好，

「小姐，長公主不愧是身分高貴的皇親國戚，寫的字也這麼好看。」頓了頓，又偷偷瞅了夏萋萋一眼，「不過，還是沒小姐寫的漂亮。」

夏萋萋垂眸，「那應該不是長公主寫的。」

從邊城回京都，路上走了兩個月的時間，在這兩個月裡，雲姨把宗室勳貴給她細細說了一遍，在雲姨的描述中，長公主明豔張揚，性格風流不羈，這請帖上的簪花小楷寫得拘謹刻板，顯然不是長公主親筆，而是她身邊的女官寫的。

紅玉忙著翻看箱籠，並沒有聽清楚夏萋萋說的話，她把衣裙都翻看了一遍，開始發愁，「小姐，您去赴宴沒有新衣裙，要不要去買一套？聽說京都的錦繡閣裡售賣的成衣都很好看。對了，別家小姐肯定換上春裝了，小姐您也買一套薄一點的衣裙吧？聽說最近京都時興什麼單絲羅的。」

長公主府裡的桃花雖然開了，但三月的京都其實還有些冷。

清涼的微風順著半開的軒窗吹進來，帶來不知何處的花香，夏萋萋輕輕咳嗽了一

聲，嚇得紅玉慌忙去關窗，嘴裡的話也改了。

「還是別穿薄的，穿厚實些！反正小姐您生得好，就算穿上冬裙也是最好看的！」紅玉咕噥著，把翻出來的綾裙紗裙全都塞回箱籠裡，最後拿出一匹花軟緞，問道：

「小姐，要不就這匹緞吧，這是咱們最好的布了，奴婢忙活幾天，應該能在桃花宴之前趕出一套衣裙來。」

「不要這個，放回去。」夏萋萋制止了她。

「可是……」紅玉遲疑著，「那可是長公主的宴會，小姐您怎麼也得穿得像樣些。這匹緞子侯府老夫人既然已經給了您，那就是您的了，您完全可以裁了穿的。」夏萋萋依舊搖頭，「不用，就穿那件交領襦裙，外面套個半臂就行了。」

見她堅持，紅玉沒有辦法，磨磨蹭蹭地把那匹花軟緞包好，小心翼翼地塞到箱籠深處，戀戀不捨地摸了摸，不由得有些難過。

長公主可是京都頂頂尊貴的人了，設宴請的想必也是高門貴女，到時候人人穿得花團錦簇，卻只有自家小姐穿著舊衣，要是被人嘲笑看不起，小姐該有多傷心啊？偏偏她拗不過夏萋萋，只好把夏萋萋交代的那件交領襦裙和半臂取出來，準備仔細地弄平整，再用小熏籠熏上些香氣，就算是舊衣也要穿出新衣的氣勢來。

這一日，長公主府設宴。

朱門迎錦繡，桃花笑春風。

長公主府前的長街上停滿了馬車，從門前一直排到街尾，紅玉跟在夏萋萋身後，從街尾一路走過來，越走眼睛睜得越大。

在邊城這幾年，紅玉以為永安侯就很富貴了，可即便是永安侯老夫人，也沒在車架上鑲金嵌玉，尤其是越靠近府門，那些馬車就越是華麗，拉車的馬毛皮油亮，車架厚重，上頭雕刻著精美花紋，車簾輕薄飄逸，偏偏完全看不到裡面的情形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料子。

從這些馬車旁邊經過，紅玉漸漸看明白了，也不知道大家是怎麼心照不宣的，反正很顯然，身分越高貴的，馬車停得離府門越近，怪不得自家小姐讓吳叔把馬車停在最遠處呢，自家那寒酸的小馬車駛進來，恐怕會被府門前那些面色冷峻、腰垮長刀的侍衛給直接轟走。

長公主府自然不能隨便進，今日也沒開正門，只開了旁邊的偏門，除了守護的侍衛，還有門房負責查驗請帖。

夏萋萋帶著紅玉上前。

門房已經迎了不少的客人進去，笑容像是牢牢刻在臉上，可在看到一個穿著半舊豆青半臂的小姐過來，笑容還是忍不住僵硬了一瞬。

他眼皮一抬，目光毫不客氣地落在夏萋萋的臉上，卻覺得眼前一花，面前人肌膚勝雪，暮春陽光落在她的臉上，像是給上好的薄胎瓷器又鍍了一層光，白淨細膩得不可思議。

「紅玉，把帖子給門房先生。」

少女聲音輕柔，讓門房猛然回神。

對上那雙黑潤清澈的眼眸，門房用力咬了下舌尖，臉上迅速掛上笑容，雙手接過丫鬟遞過來的請帖，仔細驗過，笑著躬身道：「夏小姐，裡面請。」

眼看著主僕兩人要跨過大門，門房突然又想起什麼，「夏小姐請留步！」

夏萋萋回頭。

門房連忙追了過去，「抱歉，今日府中客人多，長公主吩咐，丫鬟僕從全都不得進府，府中自有侍從。」

紅玉臉色一變，「小姐，這……」

「無妨，妳去馬車上等我。」夏萋萋對此倒不是很意外，雲姨專門給她說過，皇宮裡有這樣的規矩，女眷不能帶丫鬟侍女，朝臣不得帶侍衛長隨，長公主府雖然沒在皇宮，但如果客人太多，再加上丫鬟侍女，恐怕確實不方便。

「小姐，您、您當心些。」紅玉不放心，壓低了聲音叮囑一句，這才一步三回頭地離開。

門房目送夏萋萋進了門，眼看著背影消失在門口，那朱紅金釘的偏門高大威嚴，像是巨獸的血盆大口，吞噬了那道纖細身影。

旁邊的小廝長長地出了口氣，「先生，那位小姐可真好看，我魂兒都差點找不回來了，還是您見多識廣，那叫什麼來著？處變不驚！」

門房先生苦笑，他也差點犯錯好嘛，一眼過去都看呆了，要不是那小姐出聲，他還不能回神呢，後來也差點忘了不讓帶丫鬟進的規矩，好在最後時刻給想起來了。小廝似乎還在回味，嘀咕一句，「就是那位小姐的額髮太厚重了些，要是梳上去露出額頭，應該會更好看吧？」

那位小姐的額髮確實留得太厚，而且壓得有點低，把眉毛都完全擋住了，幸好那雙眼睛生得黑白分明清澈明亮，這才沒顯得笨重。

小廝湊過來低聲問：「先生，那是誰家的小姐，我在門房這邊也有兩年了，怎麼從來沒見過？」

長公主喜歡辦宴會，桃花開了要宴，荷花開了也要宴，那什麼菊花梅花的都少不了，再加上各種節氣，一年到頭宴會不斷。

門房上的這幾個人，對京都年輕的小姐公子們可謂是瞭若指掌。

門房先生凝眉思索片刻，「帖子上沒寫是什麼府上的，姓夏……京都裡也沒有聽說哪家姓夏的。」

小廝也不知道自己怎麼了，抓耳撓腮地想知道，「是不是哪家投靠的表小姐？」

「應該不是。」長公主何等身分，怎麼會邀請個落魄的「表小姐」來宴會，可若說不落魄，剛才那位夏小姐穿的又確實是舊衣。

門房先生琢磨了半天，突然想起一件事——

永安侯離京三年，前幾天剛剛回京都了，聽說他是帶著沒過門的未婚妻一起回來的，還聽說，這門親事是永安侯在偏僻邊城定下的，未婚妻門楣不高，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女……

「哎喲，怎麼是她！」門房先生一拍大腿，臉上不禁露出幾分擔憂，「長公主對

那位……這、這可別鬧出什麼事啊……」

進了府，夏萋萋才知道，長公主今日設宴不只是邀請了女眷，宴會也並沒有像一般人家設宴那樣，以二門為界，男客在外院，女客在內院，而是將男賓女客都安排在桃花林，只以一道布帷帳為界。

桃花林在一片湖泊旁邊，夏萋萋隨著侍從，從湖畔繞過。

九曲木廊從湖畔一直延伸到湖心，那湖心架了涼亭，一般的湖心亭都是一層，長公主府的湖心亭卻是雙層小樓，翹角飛簷，二樓有輕紗飄拂，盛夏時節若是在二樓憑窗而坐，湖風送來陣陣涼爽，應該是極為愜意的。

桃花林就在湖畔，遙遙望去彷彿一片粉紅色煙霞，被一道長長的輕紗軟帳破開。夏萋萋看那中間的帷帳十分輕薄，便特意選了靠邊的位置，即便如此，她還是很快就被注意到了，低低的議論聲和輕軟的笑聲不時傳來。

輕紗軟帳的另一側，則十分安靜。

長公主邀請的年輕公子們誰也不敢靠近帷帳，全都擠在桃花林的邊緣，安靜地縮著脖子一聲不吭，跟一群鶴鶩似的。

桃林的正中，擺著一張紫檀木圓桌，高背椅上坐著個年輕男人，修長的手指轉著鬥彩小茶杯，任誰都能看得出來他不耐煩。

他坐沒坐相，歪歪斜斜地靠在椅背上，玄衣輕滑如水，上面繡著的五爪金龍卻猙獰奪目，於陽光下泛著令人心寒的光澤。

他眼皮一撩，眼睛內勾外翹，分明是再多情不過的鳳眸，生在他冷白、沒有絲毫表情的臉上，無端端多出幾分涼薄和戾氣。

桃林邊緣的年輕公子們更加往邊上擠了擠，彼此面露苦澀，誰也不知道這位剛剛登基的煞星怎麼來了桃花宴，明明過去的幾年，他只出現在刀光劍影裡。

蕭暘又垂下了眼眸。

長公主養多少面首他並不在意，也懶得理會。

大總管安得綠揣著個拂塵站在旁邊，白白胖胖的臉上帶著笑，慈眉善目的，眼觀鼻鼻觀心地站著。

帷帳輕薄，能清晰地透出對面的身影，更擋不住那些嬌嬌軟軟的聲音。

「那是誰呀，怎麼穿的那麼……樸素？」

「嘍，采采你可真會說話，寒酸就寒酸唄，還樸素。也不知道哪裡冒出來的山雞，竟然能蹭到長公主府的請帖，真是沒有自知之明！」

「別這麼說，我看她儀態端方，應該也是有教養的。」

「有教養不等於有家世，你看看她那身破衣服！不過她、她那張臉可真是……采采你可得想辦法，別讓這種狐媚子入宮，不然肯定會跟妳爭寵。」

「別胡說，入不入宮什麼的跟我可沒關係，我又不是宮裡的娘娘。」

「嘻嘻，馬上就是啦。」

後面的聲音低了下去，隨即對面又響起長公主傳喚某位小姐的聲音。

蕭暘的耐心徹底告罄，本來按照長公主的安排，半個時辰後就會過來請他，說是

有事相商，這樣對面那些待字閨中的京都貴女們就能一睹天顏。

太后和長公主在他登上大位的過程中有些功勞，太后一直想讓娘家侄女呂若蘭做他的皇后，明裡暗裡念叨了很久。

可這還是第一次，太后和長公主張羅著設宴，卻不是讓他見太后侄女，而是見其他貴女，所以他才會答應來這個桃花宴，也是想看看太后和長公主這次打著什麼主意。

只是聽了這麼幾句，他已經沒興趣去看那邊的貴女們了。

蕭暘起身，準備離開，只是桃林間的地面不甚平整，那高背椅被他往後一推，竟然歪倒在帷帳上。

紫檀木椅厚重，只一下就砸倒了輕紗帷帳，瞬間，一整條長長的帷帳全都倒了下去。

夏萋萋沒想到長公主會派人來傳喚自己。

她三歲時就離開了京都，十四年過去了，這是她第一次回來，而且長公主顯然並不認識她，能邀請她來桃花宴，許是看在永安侯的面子上，根本沒必要特意見她。

夏萋萋隨著侍女穿過半個桃花林，來到了輕紗帷帳旁。

「民女見過長公主，長公主萬福。」夏萋萋深深福身。

長公主身邊環繞著數個女子，衣香鬢影，言笑晏晏，正說著京中趣聞，長公主被逗得開懷大笑，許是她們說笑的聲音蓋過了夏萋萋請安的聲音，長公主似乎沒注意到她。

長公主沒叫起身，夏萋萋只能保持著福禮的姿勢，漸漸的，她的膝蓋開始酸痛，身子不受控制地晃了晃。

耳邊傳來極輕的嗤笑聲，「果然是山雞。」

「哎喲，看我，都沒注意妳來了。」一道慵懶嬌媚的聲音，「來，靠近些讓我瞧瞧。」

夏萋萋緩緩站起身，膝蓋彷彿針扎般刺痛，她穩住身形，向前幾步，再度福身。

這時一隻手伸到她面前，那手白皙柔嫩，指甲修剪得細長，塗著豔麗的紅色蔻丹，大紅廣袖搭在腕上，透著馥郁香氣。

長公主的手指捏住夏萋萋的雙頰，托著她的下巴，稍稍用力，她便順著長公主的力道抬起了頭。

這一瞬間，周圍傳來輕微的抽氣聲。

長公主的唇角還微微翹著，但眼睛裡已經沒有了絲毫笑意，手指不由自主地用了力，尖尖的指甲陷進了夏萋萋的臉頰。

「真是個漂亮的丫頭，只是，留這麼厚的額髮做什麼？」說著，長公主的另一隻手也探了過來，似乎是準備掀開她的額髮。

夏萋萋忍不住抬眸，不想對上這雙澄澈平靜的眼眸時，長公主的手指卻頓了一下，剛好停在她的額頭前。

就在此時，長公主身邊的輕紗帷帳「嘩啦」一聲翻倒了，從中間開始，迅速向兩側蔓延，不過一眨眼，整條帷帳全都翻倒在地。

有眼尖的貴女已經看清對面的情形，一聲輕呼，嬌羞地抬起袖子遮住了臉頰。

長公主一愣，下意識扭頭，「陛下？」

「朕……」

剛剛說了一個字，長公主手指捏著的小臉猛地一抬，尖尖的指甲在瓷白臉頰上留下來一道長長的紅痕。

於是，蕭暘看到了那張臉，那張魂牽夢繞，曾經無數次出現在他夢中的臉。

他整個人都僵硬了，只死死地盯著長公主手指捏著的小臉，即便那臉頰被長公主的手指捏得微微凹陷，瑩白的肌膚上還留著一道刺目的紅痕，但他還是一眼就認出來了——

夏、萋、萋。

這個名字他念了千萬遍，每念一次都像是用尖刀將他的心一片一片地凌遲。

他動過千萬次念頭，想要把她找出來，想要狠狠地折磨她。

可是，他不敢，他不知道自己如果真的找到她，會不會失手掐死她。

他只能一次次告訴自己，別再想她，就當此生從未遇到過她。

別去找她、別見她，是他荒涼陰暗的生命中僅剩下的一點點仁慈。

他從來沒想過，今世還有再見到她的一天。

蕭暘死死地盯著她的臉，彷彿是貪婪的餓鬼，經年累月被困在地獄中，已經忘記了人世間的陽光，卻在這一刻見到了暖暖日光。

他應該抓住那日光，不管她為什麼來到地獄。

可是，她怎麼敢？怎麼敢在狠狠地拋棄他之後，又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他面前？

她沒有絲毫的愧疚，望著他的那雙眼睛亮晶晶的，充滿著重逢的喜悅。

那驚喜的目光，彷彿他是她的故人。

她怎麼敢？怎麼敢在那樣狠狠傷害了他之後，還把他當做是故人？真當他是沒脾氣、任由她撿到又隨手丟棄的路邊野石頭嗎？

他現在只想捏住她細細的脖頸，用力捏住。

腦中這麼想著，他的手指也下意識狠狠地一攥，手中的鬥彩小茶杯便被他硬生生捏碎，尖利的碎瓷片刺破了肌膚，茶水混著鮮血，滴滴答答，從他指尖滴落。

這一切都發生在電光石火間，長公主剛剛覺得皇帝和夏萋萋之間的氣氛有些異常，還沒來得及細看，蕭暘的手就流血了。

「哎呀！」長公主臉色瞬間一變，皇帝剛剛登基沒多久，腥風血雨也才剛剛停歇，要是傳出皇帝在她府中受傷的事，還不知道會引起多少流言蜚語呢。

長公主再也顧不得夏萋萋，隨手甩開她的臉頰，慌忙起身，「來人——」

在這麼慌張的時刻，她突然又想起此次桃花宴的目的，手指一點，「采采，快扶著陛下坐下，先給陛下用帕子裹一下！」

蕭暘置若罔聞，手指兀自死死地攥著碎裂的茶杯，手背上青筋暴起，彷彿用盡全身的力氣在克制著什麼。

他仍舊看著她，見那盈盈雙眸閃過驚慌，他忍不住想，是終於想起來了嗎？終於知道愧疚了？終於知道害怕了？

「陛下，這是關將軍家的女兒，關采采。采采，快扶著陛下。」長公主一疊聲地吩咐去請府醫過來。

蕭暘牢牢地鎖著那雙澄澈眼眸，她卻突然移開目光，看向了旁邊，他下意識順著她的目光看過去，卻見到一張粉白羞怯的小臉。

蕭暘眸中閃過殺意——

她為什麼不看他？她為什麼要看別人？

棺材材是什麼鬼，憑什麼比他更能吸引她的注意力？

CRESCENT